

1988年7月30日，这是一个令奉化城中老年人难忘的日子。这天早上，人们不顾一切，纷纷往奉化城的制高点——中山公园上跑，他们或穿着睡衣，或赤着脚，或抱着孩子，或捧着细软，或捧着电视机，甚至拿着锅铲、打着吊针……小孩哭，大人叫，中山公园人满为患，山下却万人空巷……

那种疯狂，事出有因。连续几日的特大暴雨，城里的水漫上路面，横山水库的水位即将到警戒线，从而滋生了“横山水库快要倒塌”的谣言。好在，横山水库挺过了“7·30”特大暴雨的考验。

对谣言的恐惧，从某种意义上，证明横山水库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。它不仅是保命的水利大工程，更凝结了几代人共同追求的梦想。

梦之一 筑一座水库

2019年初春的一个早晨，我溯县江而上，在离奉化城区十多公里的山路上，远远地，就看见一道写有“横山水库”四个红色大字的雄伟大坝，横架在县溪之上。蓝天、青山、山花，将这大坝和坝下的碧水装扮得分外秀丽。

县江发源于奉化西南最高峰第一尖，上游叫县溪，流入城区后叫县江，在奉化北端方桥汇入奉化江，与剡江、东江、甬江同为奉化江四大支流之一，是奉化的母亲河，也是甬江源头之一。

水能载舟亦能覆舟。温柔时，河水深情地滋养着沿岸的土地和生命；吝啬时，几十天滴水不下，河床见底，土地干裂，庄稼枯萎；暴戾时，洪水滔天，灾难与死亡威胁着沿岸生灵……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县江流域发生了一次大洪水，房屋倒塌，山林破坏，死伤820人……

为求生存，世代奉化人从未停止过对县江的治理。南朝浚溪北溪，筑青锦塘；唐代开凿市河（新渠）；宋代筑天宁塘；元朝开浚市河；民国时，浚深县江主槽，增加泄流……20世纪50年代，大桥至长汀段江堤培土，截直南渡济桥湾头，拓宽石桥头、外婆闸桥，疏浚县江主槽南渡段……

尽管如此，大灾还是频频来袭，小灾更是频频来访。要是有一个能抵御水旱之灾的水利大工程，该有多好啊。但是，这只是深藏在人们心中的一个梦。

1957年9月的风，开启了个尘封已久的梦。奉化成立了以副县长李子策为总指挥的工程指挥部，决定在县溪兴修水库。坝址选在横山旁的朱家堰村。横山山势雄伟，重岩叠嶂，起伏10多公里。山尽头的岩上有南宋海进士刘俊的《横山道中》题诗。刘俊一定想不到，800多年后，诗歌和梦想会在此发生碰撞。

一批又一批青壮年民工从奉化各地汇聚而来，他们自带粮食、炊具、碗筷，自备开山锄头、土箕、扁担、柴刀等劳动工具以及火油灯、棉被等日用品，实行准军事化管理。建设横山水库初期，没有机械设备，一些重物靠耕牛来驮。不管是寒冬腊月，还是赤日炎炎，大坝周围，红旗飘飘，喇叭嘹亮。几千民工肩挑手推，往返奔跑在工地上，挖坑填土、筑坝垒堤、开山铺路。他们或喊着劳动号子，或唱着响亮的歌曲，干劲高涨。手起了泡，挑，锄头断了，换；推手坏了，修。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早日建成横山水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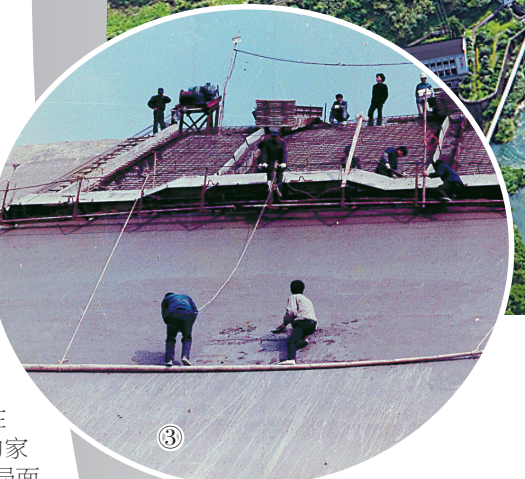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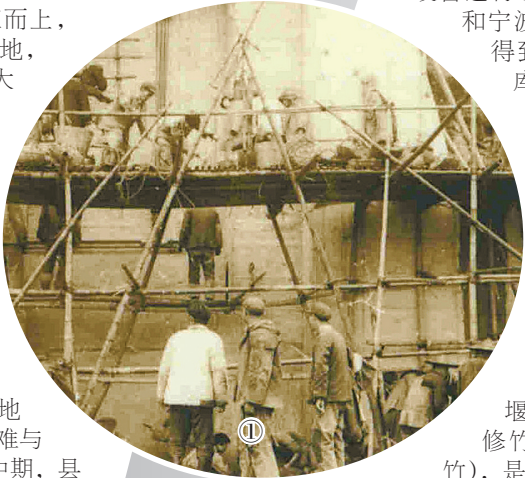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水库有记忆，一定不会忘记，在水库淹没区，有多少人告别世代居住的家园，移民异地。难分难舍的恋家之情在大局面前，慨然而舍。当年9月，水库建设工程指挥部进驻横山后，朱家堰53户人家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，一个月内移民到附近的许家村。一些住房宽敞的许家村村民还腾出住房让移民住。许家村的学校被征用后，孩子们只能在牛棚、猪圈过渡着读书。随着工程进度的加快，当时的甘坪公社埠头、虎哨王、荷花心、后石坎等村的村民，也一步一回，依依惜别故土。水库工程拦断了上游村民的出路，汽车路只能修到半山，九曲十八弯，每一道弯都有难舍的悲壮和心酸。

追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由于遭遇三年自然灾害、建设资金短缺等原因，水库工程经历了停工、施工、再停工的曲折。令人期盼的时刻终于到了，1963年11月，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局和横山水库工程指挥部开始实施续建工程。省水利部门集中财力、骨干和机械设备，7000多名民工参加建设。挖土机、小货车、皮带轮等当时最先设备纷纷亮相，工程的进度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。当人们目睹翻斗车两三下就将泥土装满一节车厢，六节车厢的货车将泥土倒在皮带轮上，皮带轮又将泥土源源不断输送到目的地时，惊叹之余，干劲更足了。

人心齐，泰山移。1966年4月的一天，锣鼓喧天，彩旗飘扬。开闸后库水奔涌而下，人们情绪高昂，为庆祝刚落成的浙江省第一座陡坡窄心墙土坝水库而欢呼，为终于实现了千年的美梦而歌唱。

横山水库运行以来，先后战胜了50多次暴雨洪水和百年一遇特大干旱。它不但成为奉化的水利枢纽工程，也成为治理鄞奉平原旱灾的骨干工程之一。

图①摄于1960年，横山水库建设场景（奉化区档案馆收藏照片）
图②摄于1986年10月，施工人员进行采石料
图③摄于1993年3月，用滑模机械对大坝面板进行滑模处理
图④摄于2010年7月13日，横山水库大坝面板施工
图⑤摄于2011年5月12日，横山水库大坝施工建设
（照片由奉化区横山水库管理局和奉化区水利设计院提供）



梦之二

储一缸清水

站在水库高坝上远眺，两岸连绵起伏的青山下，一江碧水逶迤东去，流入万亩良田，流入百姓生活。

时间的车轮，转到20世纪80年代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横山水库的供水量和水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为了提升水库防洪能力和坝体标准，1987年2月开始的水库扩建加固工程，使这座中型水库跻身大型水库行列。之后，水库分别向奉化城区和宁波市提供生活饮用水。2009年10月，对水库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物及其设备进行了加固改造，新建了左岸供水竖井、输水管道和宁波奉化供水管道三通连接工程，供水保障能力得到提高。加固后，水库面貌焕然一新，虽然总库容1.108亿立方米的工程规模不变，但安全性和其自动化水平的提高，使其成为以防洪、供水、灌溉为主，结合发电、养鱼等综合利用的国家大（II）型水库。之后，水库每年分别向甬城、奉城提供生活用水7000万立方米和2000万立方米，向下游提供灌溉用水5000万立方米，成为宁波市名副其实的“大水缸”。

“大水缸”的原水由横溪岗溪、董李溪、大湖坑溪、石井溪、竹林溪、柏溪、万竹溪、大堰溪等县溪水系汇聚而成，像一张网密布大堰镇的山岭、村舍，丰沛的溪水孕育了漫山的茂林修竹。所以，旧时的大堰又称连山、万竹（大万竹），是奉化著名的竹乡。

丰富的水和竹木资源，孕育了大堰传统的造纸产业。多少年来，在许多村落可见原始的手工造纸作坊，那是山民谋生的重要手段。“草长岸漫渔艇北，月明人语槽槽东”，元代“东南文章大家”戴表元的诗句就是这一区域民间造纸情形的真实写照。民国时期出版的《浙江实业志》载，清康熙年间翁岭村（今属大堰镇）所产“真皮纸……著闻于时”。20世纪80年代后，得资源之利的造纸业更是遍地开花。进入21世纪，大堰镇域内有200余家家庭造纸作坊和造纸厂及上千口嫩竹纸料塘，可谓盛极一时。一方水土孕育了一个产业，也养育了一方人。

曾几何时，大堰人发现家门原来清澈的溪水变得越来越混浊甚至发黑，气味难闻、呛人。溪里水草不生了，鱼儿不见了，甚至溪边地里的花生到了开花之季竟成片成片地死亡，用这样的溪水浇灌的水稻到深秋仍不能结穗……

大堰人先是懵了，然后又明白了，是造纸业的发展大大超越了水的承载力，造纸过程中大量使用的碱、石灰、硫酸、漂白剂等，严重伤害了水体、土壤。花生在开花季节死亡、水稻不结穗，是那曾经温柔多情的水以特有方式向人们提出的抗议。是的，水养育了人，但水何尝不需要人的呵护？更何况这不单单是大堰人赖以生存的水，县溪上的横山水库又是奉化、宁波饮用水的重要水源！

县溪边，人称奉化“番薯大王”的大堰镇食品厂厂长王忠夫跟我谈起了往事。

王忠夫是大堰镇珠头岭村人，1984年接过父亲创办的、已经经营了20余年的珠头造纸厂。厂里生产的白棉纸，业务稳定，利润不薄。正当他踌躇满志想把造纸厂做大做强之际，恰逢大堰全镇上下开展水源地生态环境治理，高污染的造纸厂，属关闭或迁移之列。

王忠夫心很乱。多少年来，王家父子对造纸厂倾注了太多的精力，要在他手里关闭，真的不舍得、不甘心啊。但他也意识到，对水的污染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最终，他壮士断腕，关闭了企业。

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，为了送一江清水到奉化、宁波，所有大堰人做出了与王忠夫一样的抉择：镇域内的造纸厂和作坊及嫩竹纸料塘绝大多数关闭了，个别确实还需继续开办的，也落实了严格的环保措施。同时，关闭了一批电镀、五金等污染企业和养殖企业。每一个成为志愿服务者的村民，都是“亲水使者”，保护溪水是他们的职责：保持地面干净，打捞河面垃圾，劝阻河边烧烤、露营和非法捕鱼……根据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，县溪的水质终于维持在Ⅰ类至Ⅱ类之间——完全符合源头水、国家自然保护区和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、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、鱼虾类产场、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水质要求。

溪鱼，又回来了。孩子们在溪水中嬉戏着、跳跃着。

溪终于成了溪，水终于成了水。此时此刻，在漫山的桃花下，刻溪的条条支流，以晶莹剔透的模样，一路欢腾，流入刻溪，汇聚“大水缸”。

横山筑梦

蒋静波

梦之三

留一江乡愁

作为奉化唯一的全山区镇，连绵不断的青山、逶迤清澈的剡溪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为大堰镇起了一道遮挡世俗时尚的屏障，保留下炊烟袅袅、鸡犬相闻的山居生活。

徘徊于明代工部尚书王钊和近代著名文学理论家、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、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巴人（王任叔）的故居狮子门，浙东著名名闻诗人、女子教育先驱王暮兰出生地白门，以及“宁波十佳名桥”福星古桥、山门走马楼、浙东地区少见的古建筑群董家村晚清古宅等古代建筑中，悠悠古韵扑面而来。

这正是许多人寻找的乡愁。美丽乡村，总与美丽溪水相伴。从横山水库建成特别是水库成为“大水缸”开始，大堰就和水库唇齿相依。水库涵养了上游，上游也保护水库更加青碧。

在全面治水后，大堰许多原来依靠传统行业的农户，转型后，或成为种植大户，或经营农产品，在这块土地上越来越出彩。王忠夫在造纸厂原址办起了振富食品厂，加工当地的农产品。因为有机绿色环保，产品受到人们的青睐。为了更好发展，他不久又将工厂迁到大堰镇上，如今已成了大堰最大规模的农产品加工企业，并组建了配套的珠冠蔬果专业合作社。现在他单是一年收购的花生就占到全镇当年所产的三分

之一左右。食品厂和合作社，增加了山民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，自身的经济效益也步步高升。

县溪滋养的农产品，红薯干（片）、紫脆条（饼）、小洋生、高山有机米、笋、蜂蜜、土鸡、土猪、大堰白茶、番薯粉、干面……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。当年只能卖四五元一斤的“小洋生”花生，如今卖到20元左右，“稷之源”高山有机米已卖到十几元乃至二三十元一斤。溪鱼百元一斤也难求。要知道过去新昌人到相邻的大堰来收购“小洋生”，每斤收购价格至少要比新昌产的低一元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新昌客商嫌大堰的水土不好，种不出好花生。

自然是慷慨的，你爱护它，它将加倍回报你。在大堰山水间徜徉，你会瞬间爱上它清丽的面容。在这里，山是绿的，水是绿的，树是绿的，连空气也流淌着绿意。一年四季，洋溢的自然之美，成为城里人的向往：春日里亮黄的油菜花，满山的竹笋；夏日里翠绿的西瓜，欢腾的溪流；秋天里累累的果实，如染的层林；冬日里洁白的山林，红泥的火炉……一个村庄，一个景点，随意走向哪个山村，都能给人以惊喜：柏坑水墨古村、西岙山居梯田村、常照红豆杉养生村、3D壁画村湖边桥村、缸瓦艺术村后畈村……令你目不暇接。你不得不惊叹于大堰的多彩、丰富。许多人将这田园风景构成的原生态乡土画卷中的乡村，视作自己心灵的故乡。

当你留下来，走进散落在剡溪畔处处充满特色风情的民宿，就像走进了一个个童话世界。睡在黑夜如漆、只闻虫鸣的夜晚，做一个悠长的童年之梦，一觉醒来，四周氤氲的煨番薯、烤芋头、麻糍的食香，仿佛伴随着儿时祖母和母亲一声长、一声短的问候。

人呵护着水，水滋养着人，县溪以它的方式回报大堰人的善待。生态、绿色、环保成了大堰的名片，县溪两岸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、休闲胜地。每逢节假日，一拨拨城里人赶到大堰，只为与青山绿水相伴。

从大堰返程时，又经过横山水库，灼灼的山花映得山更青、水更绿。水库里的每一滴水，将从这里再出发，穿过一块块田野、一片片花海，穿过村落、城镇，带着风儿的轻柔问候，带着最美的祝福，奔向远方……

